



麟  
燭帝海山記  
謝竊  
楊太真外傳  
小娥  
憤錄

求心錄  
燭帝開河記  
高力士傳  
南燼紀聞錄

中山狼  
燭帝迷樓記  
裴佑先別傳  
御製紀夢傳

高  
力  
士  
傳

郭 淑 撰

中 華 書 局

# 高力士外傳

唐 太原郭 湜撰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桿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歛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  
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日山川雷隱草木風  
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九賓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須臾聞鼓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  
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不可得而稱也至寢宮問曰所留示朕者何在力士趨入捧跪上上  
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此曾何足言卽命史官書之典冊二十三年後上忽  
言曰朕親主六合二十餘年兩都往來甚覺勞弊欲久住關內其可致焉三問羣臣卿士皆云江淮漕運  
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爲計上甚不悅後李林甫用紫曜之謀爰興變造牛仙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  
糴數年之中甚覺寬貸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朕自住關內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  
外無事高止黃屋吐故納新軍國之謀委以林甫卿謂如何高公頓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  
酒往往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恆十年已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陋言訪芻蕘縱欲上陳無  
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仙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  
卽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月之畜人懷饑餓之憂和糴不停卽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

蓄乘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順動以時不逾古制征稅有典自合恆規則人不告勞物無虛費軍國之柄未可假人威權之聲振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興言伏惟陛下圖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多言事今所數奏未會朕心乃頓首曰臣生於夷狄之國長自升平之代一承恩渥三十餘年嘗願粉骨碎身以裨玄化竭誠盡節上答皇慈頃緣風疾所侵遂使言辭舛謬今所應黜不稱天心合當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與卿休戚共同何須憂慮命左右曰卽置酒爲樂無使懷憂左右皆稱萬歲從此便住內宅不接人事及開元之末天寶之初陳希烈上玄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之瑞貴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吉張愈與黨錮之獄楊裴韋草秀李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道路以目祿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上又言曰朕年事漸高心力有限朝廷細務委以宰臣藩戎不聾付之邊將自然無事日益寬閑卿謂如何高公曰比在內宅不知時議近於閤門外見諸道奏事人說雲南頻有喪律陛下何以禦之北兵近甚精強陛下何以制之但以皇威遠震聖澤傍流足以吞食鯨鯢滅封豕諸餘纖介曾何足云臣恐久無備於不虞卒有成於滋蔓然後禁止不亦難乎上曰卿之所疾漸亦痊除今日奏陳雅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以問卿卿慎勿言杜復泄露應須方便然可改張高公頓首謝曰以陛下至聖微臣至愚幸契天心不勝欣慶其後楊李爭權競相傾奪王邢不軌咸就誅夷十二年冬林甫云亡國忠作相先酬宿憾林甫被塚棺之刑寧俟後嗣國忠播宣淫之恥十三年秋大雨晝夜六十日陳希烈罷相韋見素持衡上因左右無人謂高公曰自天寶十年之後朕數有疑果致天災以殃萬姓雖韋陳改轍楊李殊塗終未通朕懷卿忽無言何以爲意高公

伏奏曰開元二十年已前宰臣授職不敢失墜邊將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權假於宰相法令不行災告備於歲時陰陽失度縱爲軫慮難以獲□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年冬安祿山作逆起自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貢囚李芝於真定劫光嗣於太原長驅兩河將吞九鼎蕞爾戎羯乘我不虞國家久致昇平不脩兵甲卒徵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軍遂使張介然喪律於陳留封常清棄甲於汜水東京已陷西土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鎗哥舒於關上交鋒縱鐃向歷半年斬將搴旗不逾宿兵疲師老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之軍務令速進火拔冀祿山之黨更卻先投烽火遍照於川原羽書交馳於道路西京於焉失守萬姓及此騷然十五載六月十二日有詔移仗未央宮十三日有詔幸巴蜀至延秋門外上駐馬謂高公曰卿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曆數尚亦有餘不須憂懼扈從至馬嵬山百姓驚惶六軍奮怒國忠方進咸卽誅夷虢國太真一時連坐肅宗滅隨駕兵馬復至咸陽未振軍容師徒小卻長驅卒乘北至朔方七日萬人勸進讓不獲已乃卽皇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皇於成都改元爲至德元年成都宣赦上皇謂高公曰我兒嗣位應天順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與朕亦有何憂高公伏奏曰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四十餘年天下無事一朝兩京失守萬姓流亡西蜀朔方皆爲警蹕之地河南漢北盡爲征戰之場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陸下謂臣曰卿之與朕復何憂哉臣未敢奉詔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尙存餘喘親蒙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臨蜀郡往來表疏道路相望知兩京有尅復之期兆人佇來蘇之慶仍皇情未暢臣下多虞及出劍門到巴蜀井邑氣

候風雲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而增恨應密屬從皆同此心賴節度使崔圓以忠懇至誠恐皇恩移慮凡所進奉不越時宜應修殿宇不勦人力上爲之悅左右皆稱萬歲上曰崔圓可謂大臣歟卽日拜相西南之俗無不欣然後崔相欲赴行在未測聖情上覺其憂懼謂高公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遠理識弘通比諸宰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果如上言且蜀中風土有異中原秋熱冬溫晝夜雨事之常也及駕出劍門到巴蜀氣候都變不異兩京九月十九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色詔卽令着袍至二十一日百官盡衣袍立朝不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兩京動靜無不盡知二年正月祿山爲子慶緒所殺慶緒僞立兇謀逆計主以嚴莊僞勑僞書出於高尚但置酒爲樂餘無所圖上謂高公曰皇帝久在鳳翔臣威大震兇徒逆黨卽應殄滅高公伏奏曰逆賊背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魚肉其可久乎九月皇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書令郭子儀驅百萬之熊羆奔二京之蚊蚋不逾旬月收復兩都慶緒北走於鄆中王師續圍於城下至乾元元年慶緒爲逆賊史思明所殺王師失利再陷洛陽李光弼作鎮於河陽郭英乂次安於虢路上元元年爲子朝義所殺至寶應元年卻收洛陽朝義奔走不知所在上皇謂高公曰安史二逆賊父子相次伏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也高公曰皇帝聖化變及無窮陛下仁德福流萬葉凡是鬼醜自合誅夷不勝慶快之至初至德二年十一月詔迎太上皇於西蜀十二月至鳳翔被賊聖相見泣涕久之傾城道俗一時忭舞便於興慶宮安置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溫泉宮二十日卻歸因此

被賊臣李輔國陰謀不軌，欲令猜阻，更樹動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輔國趨馳末品，小了織人一承縫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負慄軍戎，冀清海內，不暇揀擇，左右屏棄回邪，遂使輔國焚惑兩宮，至傷萬姓，恣行威福，不懼典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高公竄謫巫州，皆輔國之計也。上皇在興慶宮，先留駢馬三百疋，欲移仗前一日，輔國矯詔索所留馬，惟留十疋。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曰：「常用輔國之謀，我兒不得終孝道。」明早向北內，及曉至北內，皇帝使人起拜云：「兩日來疹病不復，親起拜伏，伏願且留喫飯。」飯畢，又曰：「伏願且歸南内，行欲至夾城，忽聞憂憂聲，上驚迴顧，見輔國領鐵騎數百人，便逼近御馬，輔國便持御馬。」高公驚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禮儀，何得驚御？」輔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即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即櫬御馬，直至西內安置，自辰及酉，然後老宮婢十數人，將隨身衣服至一時號泣。上皇止之，皆輔國矯詔之所爲也。聖上寧得知之乎？上皇謂高公曰：「興慶是吾王地，吾頻讓與皇帝。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爲輔國所制，正憤我本懷進御人，令撤肉，便處分尙食。明日已後，不須進肉食。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蘿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經十餘日，高公患瘡，勑於功臣閣下避瘡。日晚，聞門外有人問，稱是啖庭瑤，云聖人喚阿翁，問曾見太上皇未。見了，高公亦不敢辭。即隨庭瑤至閣門外，日晚見內養將一卷文書狀云：「使看略見少多，皆是罷職。」卻被索將附奏云：「臣合死已久，聖恩含忍，容至今日。所看事狀，並不曾聞。伏願得親辭聖顏，然後受戮。死亦無恨。」明日有制力士潛通逆黨，曲附兇徒，既懷梟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以其久侍帷帳，頗效勤

勞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州九月三十日至□州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餘衣糧幾至數月殷憂待罪首尾三年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謫至夷州與第五相飲賦詩曰煙燼眼落膜瘴染面朱虞謂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何以堪左右聞之皆爲揮涕又於園中見蕒菜土人不解喫便賦詩曰南京秤斤買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羹甚美或登山臨水以永終日至元年建辰月有制流人一切放還至建巳月二聖昇遐今上卽位改元爲寶應元年六月□州二聖遺詔到號天叩地悲不自勝制服持喪禮過常度每一號慟數迴氣絕晝夜無時傷感行路恨不得親奉陵寢而使永隔歎明哀毀既深哽咽成疾七月發□山至朗州八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旣貴且壽死何恨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攀號不迨孤魂旅櫬飄泊何依泣下霑襟視之盡血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遠近聞之莫不傷歎九月靈櫬發朗州十一月至襄州有詔令復舊官爵追贈廣州都督喪事行李一切官給陪葬玄宗陵高公所生母麥氏卽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環吾亦留看侍見汝伺之慎勿忘卻卽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瀘州雖使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卽解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驗七黑於子心辨雙環於母臂卽此事也其妻東平呂氏故岐州刺史

玄悟之女。躬行婦道。有逾常禮。大理司直太原郭湜曰。李輔國謬承恩寵。弄威權。蒙蔽聖聰。恣行兇醜。所持刑憲。皆涉回邪。卽有敬毛裴舉之流。起周代索丘之獄。旣無所措。難以圖存。使天下之心。自然搖動。但經推案。先沒家貨。不死則流。動逾千計。貽中道此一色尤多。則三故相裴冕。張鎬。第五琦是也。一大夫賀蘭進明是也。六中丞鄭叔清。暢灌。韋利見。皇甫銳。張萬頃。毛若虛是也。七御史李融。屈無易。孫昌胤。孫瑩。宋晦。嚴銳。畢曜是也。三員外張渭。張之緒。李宣是也。一左丞皇甫銘是也。一郡王瑀是也。一開府力士是也。遺評補博卿監司舍將軍列卿州牧縣宰已下。散在諸郡。不可盡紀。從至德至寶應。向二千人。及承恩放還十二三矣。嗟乎。淫刑以逞。誰得無罪。混同病者。報以誌之。況與高公俱嬰譴累。每接言論。敢不憤紳。豈謂懷輔弼之元勳。當休明之聖代。卒爲讒佞所惡。生死銜冤。悲夫。